魯齋全書卷之三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懷慶何瑭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遺書性理

太極

魯齋許氏曰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蔞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運氣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

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天文

日月

魯齋許氏曰天地陰陽精氣爲日月星辰日月不是有輪郭生成只是至精之氣到處便如此光明陰精無光故遠近隨日所照日月行度數人身血氣周流亦有度數天地之氣是到東方便是春到南方便是夏行到處便不廢他

陰陽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又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四時

魯齋許氏曰長生長春如何長得春夏秋冬寒暑代謝天之道也如春可長亦不足貴矣南北東西是定體相對春夏秋冬是流行運用却使相循環一體一用

生死

魯齋許氏曰人生天地間主死常有之理豈能逃得却要尋箇不死寧有是理耶

性命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又曰

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禀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吉凶禍福死生脩短來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係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

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志氣

魯齋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思慮

魯齋許氏曰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簡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柰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

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本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理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時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果實相似如水之流滿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于中發見于外則爲惻隱爲羞惡內無不實而外自無不應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仁

魯齋許氏曰仁爲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

爲廣大直是有理心胷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敝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仁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仁義禮智信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爲

總論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又曰

天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

智慮所及者

又曰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而無弊

論爲學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持敬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又曰

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省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

又曰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又曰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也

又曰

唐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知行

魯齋許氏曰二程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子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

又曰

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

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違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致知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傳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力行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違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出處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克己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

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又曰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悔

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宜

處心立事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事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又曰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自已的有義在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又曰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又曰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又曰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又曰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避大不可也

又曰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又曰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教人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將去不是將人心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與他後世去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又曰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

[illegible]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illegible]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illegible]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illegible]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illegible]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又曰

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疾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於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

又曰

[illegible]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人倫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

而不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

又曰

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固法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爲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直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爲心

又曰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

又曰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

又曰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又曰

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義理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師友

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讓勿近之

又曰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又曰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

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讀書法

魯壽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音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辨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又曰

論史

徐霖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衡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又曰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

歷點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能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又曰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

論文

魯齋許氏曰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駈騁文筆如程試文字捏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品之說如此等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真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真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

又曰

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又曰

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

明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三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將一世精力專意於文鋪叙轉換極其工巧則其於所當文者闕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使其無意於文由聖人之言求聖人之心則其所得亦必有可觀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illegible]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

又曰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

終身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又曰

或論凡人爲詩文出於何而能若是曰出於性詩文只是禮部韻中字已能排得成章盖心之明德使然也不獨詩文凡事排得著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塩米細事總謂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文也義也道也只是一般

論孔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尤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老子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

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齊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

又曰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下德之所爲之異不必槩舉

莊子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來大見趨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縱橫得深奢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伊尹傳說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有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之無丹朱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總論

魯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克軫郤克趙襄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疵[illegible]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興治平若較[illegible]之[illegible]國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出其右者

高祖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椎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陟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況陟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人害事

董公

魯齋許氏曰方楚漢爭椎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

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如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君師籌慝之問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伏義而東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諸葛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時只以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歸之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事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君道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比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敬謹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處則化之難有不可盡之矣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化之難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也遠矣

又曰

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聖學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illegible]像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illegible]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慎獨可以致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illegible]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illegible]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illegible]惜哉

儲嗣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illegible]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illegible]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臣道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

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總論治道

魯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又曰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禮樂

齋許氏曰[illegible]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illegible]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過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

又曰

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

又曰

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于中發之爲禮

樂禮樂之本在是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鏗鍧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于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也

學校

魯齋許氏曰先生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illegible]密而士之進于此者愈巧[illegible]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于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主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生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于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

又曰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于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生皆本于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

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用人

魯齋許氏曰任用人材興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況大于此者乎

又曰

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隔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已

又曰

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于爲治也何有

人才

魯齋許氏曰大聖大賢本末具舉極其規模之大盡其節目之詳先勤小物而後盡于大事降此一等亦豪傑之士然舉其大則遺其細盡其小則昏于大材具綉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林大便踈之語謹于細小者多不識大體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察源精力有所不及故須別用一般人物

又曰

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論官

魯齋許氏曰恐害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于已者也至于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

當其法不容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屢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于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形責幽不能欺于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又曰

無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于一處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節儉

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又曰

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禎異

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有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憂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

又曰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于其分必過其分然彼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illegible]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illegible]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illegible]亦不至[illegible]為夷狄所敗

奏議

時務五事

臣某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

聖聽

陛下好賢樂善捨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曰者回奉德音叮嚀懇

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庸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于君陳善閉邪乃爲恭敬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

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遇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日眩變易[illegible]曰計有餘而歲計[illegible]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illegible]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于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illegible]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雖[illegible]而[illegible]一有以[illegible]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illegible]之君[illegible]良之[illegible]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illegible]制[illegible]一[illegible]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illegible]之[illegible]五甚堅

日憂月摩周還曲折[illegible]天下而
後紀至是則紀綱法度[illegible]可不勞
而理也然其[illegible]後之序[illegible]可以意
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之[illegible]
國朝上字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
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遼金
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胥亂亡相
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國朝仍處遠漢無事論此必始今日形勢非用漢法
不可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
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
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
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
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
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
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
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
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
能漸之磨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
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于遠則遷延

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常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乘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于前　陛下繼其難于後外事征伐內撫蒼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宗又難于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筭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　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illegible]也

中書大要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盖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

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以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天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illegible]人爲詬戲[illegible]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榔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唯積壅塞參差繆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于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

抄數之便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
採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
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
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
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六事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順天道　得民心

民主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
明睿智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長正
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
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
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
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
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人謂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
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
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款陳于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

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
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
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
檢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
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
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
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
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一身一心酬酢之
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
昨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
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
循汨沒于瑣碎之中幸于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
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
無信一至于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
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
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
于愛不蔽于憎不因于喜不激于怒虛心端意熟思
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
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爲私也私心盛則不

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矣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于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于知下在下之人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舂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杖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尹耳其見

欺于人不過恨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去十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怒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子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雖有得其正者入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伏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于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盡君心于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亦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故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

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于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飡徒費廩祿取譏誚于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才以陷之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illegible]有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蓋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尤尚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柔言卑辭誘人入于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者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諛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

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于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擅威于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于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illegible]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鄉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纔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恩之民之戴君本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時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下既[illegible]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

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彌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淳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猗

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縻繫也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已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而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宜法文景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樹立也封也

君上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柳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盖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賛之此所以爲法于天下而可傳于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　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賢聖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盖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盖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歛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

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又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庄後山上見上面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王以道當時汝亦知之何爲狥情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非

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申事
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
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也國家所以無失百姓
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
少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童尚
勿未苦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
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深淺
臣生平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既叨特命顧罄
所知者言之其所不知者亦不能强也安童聽
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論悉能領解臣以所
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則之則難行外用勢
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淺見如此
未知是否

臣其竊意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
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稱爲定制使後世子孫
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暮宴宴以爲不可
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
至于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
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于天下望之

如早之望雨故先　皇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
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
其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侵欺大為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関中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于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諂慝將為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于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為不可而其間節目又不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為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　淺見若此未知否臣某伏覩先　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辨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薄官民阿附近要肆為欺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辨民之所以安乎自壬寅之後民以困苦至于已酉庚戌民之困苦極矣雷政所加無從控告先　皇帝在潛邸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遂且遷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借寇兵而資盜糧不必指其兵曰孰利孰鈍指其糧曰孰新孰陳云云

慎微司馬溫公告仁宗門云云

用晦　獨斷　重農　興學　經筵　節喜怒

省變更　止告訐　抑奔競

欲速則不達　刑不上大夫

上有好者下必甚　人惟求舊故舊無大故則不

用晦則日益明外露則日益蔽　棄

北辰居中衆星共王者法天總大綱

韓魏公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

魏相包孝肅可欺　張武受金錢

杜衍不壞人　伊尹告太甲有言遜于汝心云云

賈誼告文帝　荊地　制敵

賀當不均　禮義刑法　投鼠忌器

望夷　豫讓

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

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也
各奮其誼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
中否則觸事遠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于口人
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矣云云
甚至先喜後怒云云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云云
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
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
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發也
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
在下希進之人求記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云云
之類甚至無喜生喜云云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
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
宜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也數變也不可
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無道不畏天下愛民酒荒色荒
故不恤方今無此夫何苦使人不信

右數段皆非全文偶見

別紙草藁今附録于此

魯齋全書卷之三終